

成就動機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每一個人都追求成就動機。我們不管是做事業，求學，研究，創作，種稼，教導孩子，甚或從事公眾有益的事，目標有時候似乎是為他人，但是內心多少都可能帶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成就動機。

這很自然，因為人就是如此。想要被重視，希望被看到，求自我滿足，這都是人。只有佛陀會說，人與天地萬物，甚至與佛性無差別。愛別人，等同於愛自己。所以佛，是弗人，亦即非人也。

只要是人，就會想到自己，就會希望成就自己。但是學佛的路上，處處有我，常常就會處處碰壁，或即使得到，也遭受他人怨尤。

進到靜思精舍最大的感觸就是常住師父們的生活方式與態度。師父們每日早課結束，吃完早餐，就開始打掃。甚至早課正在進行，就有一批師父們洗米、挑菜，煮飯，以便讓四百多位志工與常住眾，在做完早課之後，能夠立刻用膳。師父們因為一日不做，一日不食，從外人角度看起來真的很辛苦。劈柴，煮飯，種菜，做薏豆粉，製蠟燭，洗廁所，刷地板，擦玻璃，搬重物等，幾乎無時不在勞作。他們很少作為個體被注意，他們很多是專業人士出身，也有高學歷者，甚至事業有大成就的人，因為追求一種生命的理想，毅然放棄世俗的一切，追隨上人，致力建構靜思法脈，

弘揚慈濟宗門的理想志業。但是他們的力行之道，竟是如此的謙卑，無形，內斂，不求自我的凸顯。他們的耕作，勞動，默默支撐著精舍數百位慈濟基金會的同仁，也默默引領著全球慈濟人一心渴慕的心靈故鄉。

他們就像大地，從來沒有動，就在我們的雙腳底下，沒有人真正注意他們，但是因著他們的恆持，滋養，支撐，涵富著無數的眾生。他們的成就，是在內心的無求，無執，他們把涵養眾生的增長，當作自我的增長。而最難能可貴的是，他們幾乎用一種靜默的方式在實踐著這個使命。

出家最難的還是要能拋棄那一份世俗的所謂自由，愛到哪裡，就到哪裡自由。要什麼時候睡就什麼時候睡，要什麼做什麼，愛說什麼就說什麼。修行的首要是戒律，戒律是通向內在大自由的途徑。但是戒律之中，最難克服的還是我見我執，那是一個個人渴慕能完成自我的心念。

常看到上人每天要見這麼多人，他的行動範圍只有會客室到飯廳之間短短的不到一百公尺，他極少屬於自我的空間、時間，但是他的心靈靜如深海，開闊似藍天。他常常在定中，他不需要太多的物理空間才覺得舒坦，他不需要自我的時間才能覺知與自我的相處。他在

一個人身上都看到生命的整體，美好；他在每一個時間裡都不離自性的完整，所以他不需要過多的獨處或是極大的物理空間，才能認識自心的完整、無邊、與無礙。這是上人修行境界。

但是凡夫的我們喜歡追逐，喜歡探索，只有這樣，才覺得有成就感。凡夫喜歡在外境中馳騁，才覺得自我很充實。也喜歡周遭靜寂，才能感受自我心靈的快意自在。境，是一切凡夫的考驗。離開境的困擾，才能修行。而這又必須在境中修習，做到於境離境。

心本自由，何假外求？上人每天都做給弟子看。但是凡夫總是心念不定，喜歡做大事，喜歡掌控，喜歡被肯定。財、色、名，都放棄了，就是成就動機無法拋棄。成就動機在不經意中，其實很容易轉化成對權力的執著，對名相的迷戀，甚或對他人的漠視。但是一個人如何能拋棄自我成就動機的追逐，認識自心本自具足，體會自心原本就具備無限的能量與自由，因此無須外求，無須外在極大的空間，無須以事相的完成，作為自我喜悅的泉源！亦無須以別人的喜愛程度，以滿足自我的眷戀！

要做到拋棄成就動機，不是離開人與事，不是拋棄自我專長與良能，不是無須進入各種外境裡面。只不過必須以上人所言，以出世的心，做入世的工作。不為自己，多多為他人付出努力，才能做一個內在富足與自由的人。群體生活為何能獲致內在的大自由？因為愛！因為加入群體，我們才有更多的機會去愛

別人。因此有愛的人不怕群體，有愛的人不會在群體生活中迷失自己，或是覺得自我被壓縮。因為處處想著別人的人，處處給予別人的人，就是把別人當做自己的人。如能做到這種境界，隨處都自在，隨處都自由。那也就是離開凡夫的境界，不再為自己煩惱！

走筆至此，不由深自慚愧。在自己的一生中，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自我追尋。這追尋隨著進入慈濟被弱化，被轉化，但是仍未消除。生命中，仍有對自己的盼望，期待，規劃與追尋。當自我處在無盡的追尋中時，如何能醒悟？

其實，「追尋」即是自我的心識，離開當下的自己。沒有與自己充分圓滿的結合，人就會追逐，人就會盼望。成就動機的拋棄，必須來自時時刻刻滿意於當下，滿意於做每一件事，不管大或小，不管人知或不為人知，因為生命的究竟不是做大事或做小事，而是認識自我有一顆永恆不朽的心，它就在當下，它原本就已充滿能量，它原本就無缺，你求個什麼呢？

於是我明白，認識或印證當下我的這個圓滿無缺的心，就端看我當下愛多少人，我當下是否安住一切境界。無執，無求，無拒，無畏，無不往，無所往。依著一切因緣，成就一切因緣！